

A SONG OF ICE AND FIRE III: A STORM OF SWORDS

# 冰与火之歌



[卷三] 冰雨的风暴 ⑧

GEORGE R.R.  
MARTIN

III: A STORM OF SWORDS

"The real smelting that..." "Do you remember that cross?"  
"We'll go back to the cross," he said. "You're not going to..."  
"No." Dornell cupped his cheek with his hand.  
"You know nothing, Jon Snow," she sighed, dying.

...at you so."

[美] 乔治·R·R·马丁 / 著 屈畅 胡绍晏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A SONG OF ICE AND FIRE

III: A STORM OF SWORDS

## 冰与火之歌 8

[美] 乔治 R.R. 马丁 著

屈畅 胡绍晏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艾莉亚

石堂镇是艾莉亚离开君临之后见过最大的市镇，哈尔温说，她父亲曾在此取得一场著名的胜利。

“当年疯王的部队追赶劳勃，试图在他跟你父亲会合之前逮住他，”向城门骑去时，他告诉艾莉亚，“年轻的风息堡公爵受了伤，由当地一些朋友照料，而首相克林顿伯爵亲率大军攻取了这座市镇，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在他们找到之前，艾德公爵和你外公及时赶到，攻破城防，与克林顿伯爵展开激烈巷战。双方在每条街道中战斗，甚至在房顶上战斗，所有圣堂都敲响钟声，警告百姓们锁好门窗。当钟声响起，劳勃从藏身之处冲出来参战，据说他那天杀了六个敌人，其中之一是著名的骑士米斯·慕顿，曾为雷加王子的侍从。他本想把首相也杀掉的，可惜混战当中两人没有交手的机会。然而克林顿重伤你徒利外公，杀死谷地的宠儿丹尼斯·艾林爵士，但当意识到战局终归无望之时，他逃得跟自己纹章上的狮鹫一般快。后人称此战为‘鸣钟之役’。劳勃常说，这是你父亲的胜利，不是他的。”

依所见的景象推断，艾莉亚认为此处最近也发生过战斗。城门由新原木制成，墙外一堆焦黑的木板诉说着老城门的命运。

石堂镇守卫紧严，但当城门队长看清他们是谁，便打开突破口。“你们打哪儿弄吃的去？”进入时，汤姆好奇地问。

“我们这边情况还不算太糟。‘疯猎人’赶来一群羊，黑水河上有交易，而且万幸的是河南边的庄稼没被烧。妈的，许多不要脸的家伙来抢我们。狼仔来过，血戏班来过，要吃的、要财物、要小

妞，还要找该死的弑君者。据说他从艾德慕公爵指缝间溜走了。”

“艾德慕公爵？”柠檬皱起眉头，“霍斯特公爵死了？”

“死了，快死了。你觉得兰尼斯特会不会朝黑水河跑？‘疯猎人’认定这是到君临最快的路。”队长没等他们答话，“他带狗到处去搜，如果詹姆爵士过来，一定会被找到。瞧，我亲眼见过这群狗撕碎熊的景象，不知它们喜不喜欢狮子的味道？”

“一具啃烂的尸体对谁都没用，”柠檬说，“‘疯猎人’这傻瓜应该很清楚才对。”

“西方人打过来的时候，操了猎人的老婆和妹妹，烧他的庄稼，吃掉他一半的羊，又故意宰死另一半，还杀了六条狗，尸体丢进他家井里。我敢说，一具啃烂的尸体正合他意——也合我意。”

“他是个蠢蛋，”柠檬道，“我只能这么说。你呢，你比他更蠢。”

土匪们沿着她父亲战斗过的街道前进，艾莉亚在哈尔温和安盖中间骑行。她看到山丘上的圣堂，下面连着一座矮小坚固的灰石庄园，相对市镇而言，显得有些小。其余房屋有三分之一成了焦黑空壳，半个人影都没有。“镇民死光了？”

“哪儿啊，只是害羞而已。”安盖指指房顶上两名十字弓手和几个蜷缩在酒馆废墟中、满脸黑灰的男孩。前方有个面包师打开百叶窗，朝柠檬大声喊叫。话音让更多人从藏身处走出来，石堂镇慢慢恢复了生气。

市镇中央的集市广场里耸立着一座喷泉，呈跃出的鳟鱼状，水源不断自它嘴里流入浅池。妇女们在那儿用提桶和水壶汲水。数尺之外，十来个铁笼子挂在吱嘎作响的木桩上。鸦笼，艾莉亚知道这种刑法——乌鸦在笼外，拍打着栏杆；人在里面，至死方休。柠檬皱眉勒住缰绳：“怎么回事？”

“正义的制裁。”水池边的妇人回答。



“哦，你们的麻绳不够用了？”

“威尔伯特爵士下的令？”汤姆问。

一个男人苦涩地笑道：“威尔伯特爵士一年前就给狮子宰啦。他儿子们追随少狼主，去西境养得肥肥的，怎会在乎我们这帮贱民？抓住狼仔的是‘疯猎人’。”

狼。艾莉亚一阵冰凉。是罗柏的人，我父亲的人。她不由自主地骑向这排笼子。栅栏里的空间如此狭小，被囚禁的人既不能坐下，也不能转身，只能光着身子站立，暴露于阳光和雨露之下。头三个笼子里的人已经死了，食腐乌鸦吃掉了他们的眼睛，空空的眼眶注视着她。第四个人在她经过时动了起来。他嘴边长满凌乱的胡须，其中都是血和苍蝇。当他开口说话，苍蝇便一下子飞散开来，围着他的脑袋嗡嗡作响。“水，”嘶哑的声音说，“求求你……水……”

隔壁笼子里的人听见声音，也睁开眼睛。“这儿，”他道，“这儿，我，给水。”他是个老人，灰色的胡须，秃顶上布满斑斑点点的棕色老人斑。

老人后面又有一个死者，红色的大胡子，一条褴褛的灰绷带缠在右耳和太阳穴上，最可怕的是两腿之间只剩一个结了棕色硬痂的洞，里面爬满蛆虫。再往后是个胖子，鸭笼如此之小，无法想象当初他们是如何将他弄进去的。栅栏痛苦地压进他的肚子，皮肉则从铁条间鼓出来，终日曝晒使他从头到脚都灼成了鲜艳的红。当他移动时，笼子一边摇晃，一边吱嘎作响。艾莉亚看到他皮肤上苍白的条纹，那是被铁条遮挡住阳光的地方。

“你们是谁的手下？”她问他们。

听见她问话，胖子睁开眼睛。眼睛周围的皮肤红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艾莉亚联想到漂浮在一碟鲜血之上的白煮蛋。“水……喝水……”

“谁的？”她又问。

“别管他们，小子，”镇民告诉她，“不关你的事。你走你的路。”

“他们干了些什么？”她问他。

“他们在翻斗瀑砍死八个人，”他解释，“说是要找弑君者，找不到，就开始强暴和谋杀。”他用大拇指比比那具本该是命根子的地方却爬满蛆虫的尸体。“那家伙肆意下流，罪有应得。好啦，快走吧。”

“一口，”胖子朝下面喊，“行行好，孩子，就一口。”老人抬起胳膊抓住栏杆，他的笼子剧烈摇晃起来。“水。”胡子里满是苍蝇的人喘着气说。

她看着他们肮脏的头发、凌乱的胡须和通红的眼睛，看着他们因干渴而开裂出血的嘴唇。他们是狼，她心想，和我一样。这就是她的族群吗？他们怎可能是罗柏的手下？她想揍他们，狠狠地揍他们；她也想哭喊。所有的北方人——不论死活——似乎都期盼地瞧着她。老人从铁栅杆间挤出三根指头，“水，”他说，“水。”

艾莉亚从马上一跃而下。他们伤害不了我，他们都快死了。她取出铺盖卷里的杯子，向喷泉走去。“想干吗，小子？”镇民叫道，“不关你的事。”她浑不理睬，将杯子举到鱼嘴边。水溅到手指和衣袖上，但艾莉亚没有动，直到杯子灌满。当她返身走向笼子时，镇民过来阻止：“离他们远点，小子——”

“她是个女孩，”哈尔温说，“别碰她。”

“没错，”柠檬说，“贝里伯爵不会赞成把人关在笼子里，活活渴死。你们干吗不学正派人的样，送他们上吊呢？”

“他们在翻斗瀑做的，可不是什么正派人的事！”镇民冲他吼。

栅栏之间的空隙太窄，无法把杯子递进去，好在哈尔温和詹

德利过来帮忙。她踩在哈尔温并拢的双手上，跃至詹德利肩头，然后抓住笼顶栅栏。胖子仰脸贴紧铁条，艾莉亚把水浇下去。他急切地吮吸，清水顺着脑袋、面庞和双手流下，他又去舔潮湿的栅栏。若不是艾莉亚赶忙抽手，他还要舔她的手指。接着她用同样的方式给另外两人喂水，一大群人聚过来看。“这事‘疯猎人’会知道的！”一个男人威胁，“他不会喜欢。是的，他不会喜欢！”

“那他更不喜欢这个。”安盖给长弓上弦，并从箭袋里抽出一支箭，引弓而射。羽箭自下而上，正穿胖子下颌，他抖动一下，便死了，但笼子使他无法倒下。射手又放两箭，了结了另两个北方人。一时间，集市广场里只剩水花溅落声和苍蝇的嗡嗡响。

*valar morghulis*。艾莉亚默念。

集市广场东面矗立着一座朴素的客栈，石灰粉刷的墙，碎裂的窗户，半边屋顶被烧，但洞给补上了。门上悬有一块木招牌，画一只咬了一大口的蜜桃。他们在客栈角落的马厩边下马，绿胡子大声呼喊马夫。

丰满的红发店家一看到他们便愉快地大声吆喝，开起嘲弄的玩笑：“哈哈，你是绿胡子？灰胡子？圣母慈悲，你啥时候变得这般老了？柠檬，是你吗？还穿着这件破斗篷，对吧？我知道你从来不洗，我知道，你怕上面的尿被清掉之后，我们发现你原来是个逃跑的御林铁卫！七弦汤姆，好色的老山羊！来看儿子啦？来晚了来晚了，他骑马跟那该死的猎人走了。喏，别说他不是你儿子！”

“他没有我的嗓子。”汤姆虚弱地抗议。

“但他有你的鼻子。没错，听姑娘们说，其余部分也和你差不多。”此时她发现了詹德利，便在他脸上捏了一把，“瞧瞧，多棒的小公牛。这胳膊，等着艾丽斯来瞧吧。哎哟，他还像女孩子一样脸红。好咧，艾丽斯会帮你改改的，小子，她不会才怪。”

艾莉亚从没见过詹德利脸红。“艾菊，别碰大牛，他是个好孩

子，”七弦汤姆道，“我们只需要床，舒服地睡一晚。”

“这话只能代表你自己的意见，我的好歌手。”安盖伸手搂住一位健壮的年轻女仆，她脸上的雀斑跟他一样多。

“床当然有，”红发的艾菊说，“蜜桃客栈从不缺床。但你们得先进澡盆，上次来老娘屋檐下过夜，把跳蚤全留下了。”她戳戳绿胡子的胸膛：“你身上的还是绿色！要不要吃东西？”

“你有的话，当然却之不恭。”汤姆确认。

“你啥时候说过不要呢，汤姆？”女人呵斥，“喏，我会给你的朋友们烤头羊，给你一只干瘪瘪的老耗子。呸，连这你都不配，除非给老娘哼三两支曲儿，或许我就心软了。唉，没办法，谁叫我喜欢同情人呢。好啦，来吧，来吧。卡丝，拉娜，烧几壶水。吉欣，帮我脱他们的衣服，它们也得煮一煮。”

她的威胁一一兑现。艾莉亚拼命分辩：不到两周前才在橡果厅洗了两次，但红发女人毫不理会。两个女仆一边将她硬生生架上楼梯，一边争论她到底是男是女。叫海丽的女仆赢了，因此另一个不得不提来热水，用刚毛刷替她使劲搓背，几乎搓掉一层皮。她们拿走斯莫伍德夫人给她的衣服，替她换上带花边的亚麻布衣，把她打扮得像珊莎的玩具娃娃。好在她饿了，无暇顾及这么多，等她们弄完后连忙下楼吃东西。

艾莉亚穿着笨乎乎的女孩衣服坐到大厅时，记起西利欧·佛瑞尔的教诲，要她“洞察真相”。她发现这里的女侍比任何一家客栈都多，而且大多年轻标致。从黄昏时分起，蜜桃客栈就有许多男人进进出出，但他们都不在厅内逗留，甚至当汤姆拿出木竖琴，唱起“六女同池”，也没有吸引什么人关注。木制楼梯老旧高耸，男人带女孩上楼，踩出剧烈的吱嘎声。“我打赌，这是一间妓院。”她低声对詹德利说。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妓院。”



“我知道，”她坚持，“就是有许多女孩的客栈。”

他又涨红了脸。“那你在这儿干吗？”他问，“该死，贵族小姐不该来妓院，大家都知道。”

一个女孩坐到他对面的凳子上。“谁是贵族小姐？那个瘦瘦的？”她看看艾莉亚，咧嘴大笑，“我是国王的女儿呢。”

艾莉亚知道自己受了嘲弄。“你才不是。”

“啊，那可说不定哦。”女孩耸耸肩，一侧外衣滑落下来，“他们说劳勃国王躲这儿的时候跟我妈上过床，然后才去打仗。虽然所有女人他都上过，但勒斯林说他最喜欢我妈。”

这女孩确实有国王的头发，艾莉亚心想，浓厚稠密的炭黑头发。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詹德利也有。许多人都有黑头发。

“我妈为我取名钟儿，”女孩告诉詹德利，“以纪念那场战役。好啦，我打赌我可以敲响你的钟，你想不想要啊？”

“不想。”他生硬地说。

“才怪，我打赌你想。”她一只手顺着他的胳膊滑过。“索罗斯和闪电大王的朋友我不收费。”

“不想，我说了不想。”詹德利猛然起身，离开桌子，走进外面的夜色之中。

钟儿转向艾莉亚：“他不喜欢女孩子？”

艾莉亚耸耸肩：“他不过是笨啦，就喜欢打磨头盔，用锤子敲剑。”

“哦。”钟儿将外衣拉回肩头，找幸运杰克说话去了。不一会儿，她就坐上他膝盖，一边咯咯笑，一边喝他杯里的酒。绿胡子要来两个女孩，两边膝盖各坐一个。安盖跟那雀斑脸的姑娘一起消失，柠檬也不见了。七弦汤姆坐在壁炉边唱“春天绽放的春花”。艾莉亚边听，边啜饮红发女人准她喝的掺水葡萄酒。广场上，死人在鸭笼里腐烂，但蜜桃客栈中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只是有些人笑

得太夸张，似乎想遮掩什么。

现在正是溜出去偷马的好时机，但艾莉亚看不到这样做的好处。她顶多骑到城门口。那个队长绝不会放我过去，即使他让我过去，哈尔温也会追来，或者那个带狗的“疯猎人”。她希望自己有张地图，知道石堂镇离奔流城究竟有多远就好了。

不知不觉间，艾莉亚的杯子空了，她打起哈欠。詹德利还没回来。七弦汤姆唱起“两颗跳动如一的心”，唱一句吻一个姑娘。窗边角落里，柠檬和哈尔温在跟红发的艾菊低声交谈。“……在詹姆的牢房里待了一夜，”她听见女人说，“她和另一个女的，杀蓝礼的那个。他们三人待在一起，到第二天早上，凯特琳夫人便为爱情放了他。”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冷笑。

这不是真的，艾莉亚心想，母亲决不会。她突然觉得既悲伤，又愤怒，又孤独。

一个老头在她边上坐下。“哎哟，这不是个美丽的小桃子吗？”他的呼吸跟笼子里的死人一样臭，小小的猪眼睛上上下下打量她，“我可爱的蜜桃姑娘叫什么名儿啊？”

半晌间，她不知该怎么伪装。她不是什么蜜桃姑娘，但在这里，在这个臭烘烘的陌生醉汉面前，也不可以做艾莉亚·史塔克。“我是……”

“她是我妹妹。”詹德利的手沉重地搭在老头肩上，使劲捏了一把，“别碰她。”

那人转过头来，想要争执，看到詹德利的身材，又缩了回去：“她是你妹子，啊？那你算哪门子哥哥？我才不会把老妹带来蜜桃客栈咧，嘿，决不会。”他从凳子上起立，咕哝着走开，去找别的伴。

“你干吗这么说？”艾莉亚跳将起来，“你又不是我哥。”

“没错，”他生气地道，“我出身低贱，做不了大小姐的亲



威。”

艾莉亚被他的怒气吓了一跳：“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他一屁股坐到凳子上，捧起一杯酒。

“走开。我想安安静静地喝酒，然后也许去找那个黑发女孩，让她敲响我的钟。”

“但是……”

“我说了，走开。小姐。”

艾莉亚转身离开，将他抛下。顽固呆笨的杂种小子，就这副德行。他爱敲多少钟就敲多少，不关她事。

他们的卧室被安排在楼梯顶端，位于屋檐之下。蜜桃客栈也许不缺床，但为这群土匪，就只提供了一张。然而那是一张大床，差不多填满整间屋子，而茅草褥子虽然发了霉，却足以应付所有人。此刻整张床由她一人独享。她的衣服挂在墙头钩子上，在詹德利和柠檬的东西中间。于是艾莉亚脱下花边布衣，将自己的短装从头上套进，爬上床，钻进毯子底下。“瑟曦太后，”她低声对枕头说，“乔佛里国王，伊林爵士，马林爵士。邓森，拉夫，波利佛。记事本，猎狗，魔山格雷果爵士。”她有时候喜欢打乱顺序，有助于记清名字和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中有的或许已经死了，她心想，或许被关在某处的铁笼子里，任乌鸦啄出眼珠。

她合上眼就睡着了。那晚，她梦到自己又成了一匹狼，在潮湿的树林里穿行，空气中满是雨水，腐肉和鲜血的味道。在梦中，这些都很美好，艾莉亚知道自己没什么好怕。她强壮、敏捷而凶猛，而她的族群、她的兄弟姐妹们，全都跟着她。他们合力捕到一匹受惊的马，撕裂它的喉咙，享用大餐。月亮冲破乌云，她仰天长啸。

黎明来临的时候，她被一阵狗吠吵醒。

艾莉亚呵欠着坐起来。詹德利在她左边挪了挪，柠檬斗篷则在右边大打呼噜，呼噜声几乎被外面的狗吠所淹没。一定有好几十条

狗。她爬出毯子，跃过柠檬、汤姆和幸运杰克，来到窗边。掀开百叶窗，寒风与湿气一起涌进，天色灰暗阴沉。下面的广场里，狗们一边吠叫一边打转，不停呼噜咆哮。这群狗中包括黑色巨獒犬、精瘦的狼犬、黑白相间的牧羊犬，还有艾莉亚不认识的品种——长着黄色长牙、毛发浓密杂乱的斑纹猛兽。旅馆和喷泉之间，十来个骑手跨在马上，监督镇民们打开胖子的铁笼，使劲拽他胳膊，将肿胀的尸体扯出来，扔到地上。狗们见状一拥而上，将块块血肉从骨头上撕下。

艾莉亚听见一个骑手的笑声。“这就是你的新城堡，该死的兰尼斯特混蛋，”他说，“对你来说有点小，但别担心，会想法子把你塞进去的。”他身边有个沉默的囚犯，圈圈麻绳捆住手腕，许多镇民拿尿泼他，但他躲也不躲。“你将在笼里腐烂，”俘虏他的人大声说，“乌鸦会啄出你的眼珠，而我们大把大把地花你的兰尼斯特臭钱！等乌鸦吃饱后，再把你剩下的部分送给你那该死的兄弟。不过我怀疑到时候他还认不认得你。”

吵闹声弄醒了蜜桃客栈里的许多客人。詹德利挤到艾莉亚边上，从窗户望出去，汤姆站在他们身后，像出生时一样一丝不挂。

“妈的，喊什么喊？”柠檬在床上抱怨，“老子想好好睡一觉。”

“绿胡子在哪儿？”汤姆问他。

“在艾菊床上，”柠檬说，“怎么了？”

“把他和射手找到。‘疯猎人’回来了，要把人关进笼子。”

“兰尼斯特，”艾莉亚说，“我听见他喊‘兰尼斯特’。”

“抓住弑君者了？”詹德利想知道。

下面广场上，一块石头砸到俘虏脸颊上，打得他转过头来。不是弑君者，艾莉亚心想，但诸神毕竟听见了我的祈祷。



## 琼恩

STORIES OF ROBBERIES

野人们牵马出洞时，白灵已经不见。他找得到黑城堡吗？琼恩吸吸晨间清爽的空气，留给自己一线希望。东方的天空，地平线处是粉红，以上渐化为浅灰。拂晓神剑仍悬于南，剑柄那颗明亮的白星如黎明的钻石一般闪耀，下方阴暗的黑灰森林慢慢呈现出绿、金黄、红、褐等各种色彩。在士卒松、橡树、岑树、哨兵树和鱼梁木上方，矗立着绝境长城，斑驳的尘土与污垢之下是闪光的白色冰墙。

马格拿派十几个人骑马往东，十几个人往西，爬上能找到的最高点，以观察树林里和高墙上是否藏有游骑兵。一旦发现守夜人出没，瑟恩人就会吹响镶青铜的战号示警。其余野人随贾尔行动，琼恩和耶哥蕊特也包括在内。这将是年轻掠夺者的荣耀时刻。

人们常说长城足有七百尺高，但贾尔选的地点可谓既高且低。在他们面前，冰墙自林间笔直升起，仿如无垠峭壁，顶上是风蚀的城垛，粗看上去离头顶得有八百尺，甚至九百尺。随着逐渐靠近，琼恩意识到其中的欺骗性：当年筑城者布兰登将巨大的基石依山设置，能放哪里就放哪里，而此处峰峦起伏，高度不一。

班扬叔叔说，长城在黑城堡以东是一把剑，以西则是一条蛇。果真如此。只见冰墙掠过一座巨大山峰，接着沉入谷底，然后爬上一道匕首般锋利、绵延一里格多的花岗岩悬崖，沿参差不齐的山顶前进，随后又沉入更深的谷沟，接着再度爬升，目力所及，可见它从一山跃向另一山，深入西方腹地。

贾尔企图袭击沿着山脊的一段冰墙。此处尽管墙顶高耸，离森



林有八百尺，但其中三分之一强是泥土岩石而非冰雪，坡度对马匹来说太陡，比先民拳峰还难爬，但相对于完全垂直的墙面，人登上去还是相对容易的。况且山脊上布满树木，提供了很好的遮蔽。从前，黑衣兄弟们每天提斧出去砍伐越界的林木，决不让森林延伸到长城以北半里之内，但如今人手匮乏，这儿的树直长到冰墙底部。

今天将是潮湿而寒冷的一天，而在长城成吨的坚冰下则更加潮湿，更加寒冷。越是接近，队伍中的瑟恩人越是踌躇。他们从没见过长城，连马格拿都没见过，琼恩意识到，它的庞大令他们惊恐。在七大王国，人们说长城是世界的尽头。对他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只不过说法取决于所处的位置罢了。

我呢？我究竟处在哪边？琼恩不知道。要跟耶哥蕊特厮守，就得全心全意当野人；如果丢下她不管，继续履行职责，也许会连累对方被马格拿掏心；而若把她带走……假设她愿意走，这点尚还不能确定……也不可能带回黑城堡，跟弟兄们一起生活。在七大王国，逃兵和野人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早知道我们当初就去找詹德龙的子孙。但他们更可能吃了我们……

长城丝毫没有吓倒贾尔的部下。他们每人都曾亲自越过长城。大家在山脊底部下马，贾尔喊了若干名字，便有十一人出列聚在周围。他们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超过二十五岁，有两人甚至比琼恩还小。但个个精瘦结实，强健的模样让他想起石蛇——遭遇叮当衫穷追时，断掌派他徒步离开，不知这位弟兄此刻身在何方呢？

在长城的阴影里，野人们做好准备，将卷卷粗麻绳绕在一侧肩头，斜挎过胸，然后绑上奇特的软鹿皮靴，靴子顶端有突出的尖刺——贾尔和另两人的是铁制，有一些是铜制，但多数是参差不齐的骨头。小石锤挂在臀间，一个装满铁钉、骨钉乃至兽角钉的皮袋悬于另一侧，冰斧则拿在手上，它是把磨尖鹿角用兽皮绑在木柄上制成的。十一名攀登者分成三组，每组四人，贾尔本人亲自上阵，







凑足十二个。“曼斯答应给爬上去的第一组每人一把新剑，”他告诉他们，呼吸在冷气中结霜，“那可是南方人的城堡里铸的钢剑。他还会把你们的名字编入歌谣。一个自由民还能要求什么呢？来吧，往上爬呀，让异鬼带走落在最后的懦夫！”

让异鬼把你们全带走，琼恩心想。他看他们爬上山脊顶端的陡坡，消失在树下。这不是野人第一次攀登长城，甚至不是第一百零一次。一年里，巡逻队总有两三回无意中撞上攀爬者，发现坠落的残破尸体就更常见了。沿东海岸，掠夺者们建造小船，偷溜过东海望，进入海豹湾。在西方群山，他们潜入阴暗的大峡谷深处，绕过影子塔。但在中间，逾越长城的唯一方法是翻墙，许多掠夺者都曾干过。活着回来的却很少，他带着一丝阴郁的骄傲想。攀登之前，掠夺者们必将坐骑抛下，他们中许多缺乏经验的新手过去后就立刻抢夺马匹，引发争执，消息传出，守夜人军团往往在他们来不及带着战利品和偷的女人回去之前，就将其逮捕绞首正法。贾尔不会犯这种错误，琼恩知道，但斯迪就说不准了。马格拿是君主，不是掠夺者。他不懂游戏规则。

“瞧，他们在那儿。”耶哥蕊特说。琼恩抬眼，看到第一个攀登者出现在树梢之上。是贾尔。他找到一棵斜倚长城的哨兵树，便带组员顺势而上。一个不错的开局。我们不该让树延伸到此。他们已登了三百尺，却还根本没碰到冰墙呢。

他注视着那精悍的野人小心翼翼地 from 树顶移向城墙，用冰斧短促有力地劈出一个拱手抓握的口子，然后荡过去。他腰上的绳索连着第二个人，那人仍在缓缓地往树顶爬。贾尔一步步向高处前进，找不到落脚点时，就用尖刺靴踢出一个来。等他到达哨兵树上方十尺，便在一个狭窄的冰台停下，把斧子挂到腰带，取出锤子，将一根铁钉敲入一道裂缝中。第二个人也移到了城墙上，同时，第三个人正爬上树顶。